

我們的教育，可有嘗試探索意義？

大家也許已經注意到，學生的抑鬱、煩躁、厭學、厭生，情況愈來愈嚴重，地域愈來愈擴大。這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。東亞地區，看到不斷上升的趨勢。這種現象，可以有很多解釋——功課壓力、家庭欠和、友輩欺凌、網絡沉淪、……等等。從事心理工作的，當然想盡辦法一個一個地去挽救。本欄提過，當這種現象變成“流行”，就不是個案處理可以解決的。顯然是整個制度出了問題。而又遍及如此廣汎的地域，一定不是個別制度的問題，而是遍及全球的教育理念的問題。

本欄反覆提出，目前全球深陷的，是工業大規模生產流程的教育理念。一般不假思索的假設，教育的目的，就是“培養人材”。從國家來說，人材是經濟發展的必需；在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，“人材”又容易被理解為“科技人才”、“技術人才”。把“培養人”、“培養人材”、“培養技術人材”幾個不太一樣的目標，混為一談。甚至進一步縮窄為“人材拔尖”。可以說是一種極端的經濟話語。

八十年代初，筆者開始宏觀教育政策有興趣，就是因為被教育經濟學吸引了——教育就是可以提高人的生產力。個人來說，生產力的提高，換來個人終生收入的提高，也是個人接受教育（尤其是高等教育）的驅動力。全社會來說，也就提高了國家的生產力，最後貢獻給國家的 GDP 增長。因此，無論對個人或者國家來說，教育都是一種投資——犧牲個人收入而就讀大學，換取終生的更高收入；國家為教育投入巨額資金，換取國家的經濟增長。一幅融合個人與國家的完美圖畫。

教育發展，只有經濟思維？

然而，這幅完美的圖畫，是繪在徹底的經濟框架裏面的，是假設經濟是國家和個人唯一的驅動力。這個框架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冒起成為發展教育的主流思維。教育經濟學，其實在三十年代的蘇聯已經萌芽；二戰以後，德國與非洲各國，同樣的資金援助，其經濟發展卻是天淵之別，因此覺得在物質資源之外，還有人力資源，於是有了“人力資本”（human capital）的概念。這在當時，可以說是經濟學的一種覺醒。

人力資本，可以包括教育、醫療、文化等很多方面，但是最容易看到投入與產出的，始終是教育。教育的投入，就看教育經費，容易計算的是學生人數，可以計算“生均成本”；教育的產出，更是最容易量化可測——入學率、畢業率、輟學率等等。落到基層——學校——主要就是分數。

分數與教育裏面的經濟思維，是一脈相承的。分數——學歷——工作——收入，是同一框架的不同環節。

在西方許多社會，例如美國，經濟話語依然是教育思想的主流。至今，教育研究涉及學校成果，主要是看成績（分數）。世紀初流行的《21 世紀能力》框圖，主要是指工作表現。

在中國與華人社會，則深受古代科舉的影響。“功名”的概念，與經濟話語隔代合流，於是出現了強烈的應試文化。

不過，與西方不一樣，東亞社會會兼顧人的因素。新加坡的《21 世紀能力》，就在美國的框圖上面，加上了六個核心價值，要培養四種人。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話語。中國更是提出“立德樹人”，似乎是與“培養人才”陰陽互補。

營營役役，可有思考意義？

以上只是筆者分析。教育裏的經濟話語，幾乎是全球共識。時代不一樣了，社會變了，筆者認為這是一個“結”，非解決不可，否則教育難以看到健康的前途。但是，這個“結”，不要說解決，還沒有引起注意，更加不會引起政府注意。

本文開頭羅列的現象，其實是一個警鐘。這麼多的學生失去了對生活的興趣，難道可以置若罔聞？最近聽到一位內地大學從事學生心理工作的朋友說，最大的一個心理障礙，是學生的“無意義感”。對筆者頗有觸動。

回想近年在各個華人社會看到過的學校，教師都很努力，學生也很勤奮，成績都很好，家長也滿意。意義呢？也許很難說清楚，又或者從來沒有想過，因為不需要想。大家都是本著一些模糊的、表面的概念，去奔！去競爭！去拼命！這樣做有什麼意義，沒有人去思考！也許根本沒有人去理會。若是問：你這樣奔、這樣競爭、這樣拼命，意義是什麼？對方也許會反問：什麼叫“意義”？

回到前數周本欄的討論：這是符號的世界。分數是符號，獎杯是符號。立德樹人，不是一句口號，也不是一門課程，而是學生生活的整個生態。

這裏舉幾個例子。中小學，大家按課程大綱（內地叫課標）的內容，都覆蓋了。但是課綱對每一個項目的說明，其內涵和意義，很少教師會注意。那麼，教這些內容，是爲了什麼？有什麼意義，有想過嗎？

最近有一個觀察，學校裏面科學科目做實驗，愈來愈少。可以有很多原因——預備實驗、學生做實驗、教師演示，都很花時間；聘不到合適的實驗室管理員；實驗室用來做其他活動。有教師說，用視頻代替實驗，就省事省時得多。筆者教

理科出身，心中不禁喊：“天呀！做實驗就是要學生動手體驗呀！”不做實驗，如何養成科學素養？做實驗的意義是什麼？想過嗎？

學生生活，可有探索意義？

不論中小學，香港的教師，“滿堂灌”（只有教師講）的已經愈來愈少，教師提問，已經是香港課堂的常態，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。但是提問是爲了什麼？教師提問，可以有幾種截然不同的情況。第一種，提問是爲了學生能夠提供預期的答案；學生也會揣測教師心目中的答案。第二種，教師提問，不過幾秒鐘，就急不及待爲學生提供答案，問了等於沒有問。第三種，教師提問，學生的答案落實在工作紙（worksheet）上，最後還是要批改評分。這涉及提問的意義 - 是爲了答案，還是爲了促進學生思考？意義很不一樣。



■ 工作紙也可以讓學生動腦筋。

香港的教師，教學純粹依賴課本的也愈來愈少，“校本”的意識很強。這說明教師的能動性、自主性。有時候是教師自己參考多種課本，設計出自己的授課。也有教師爲學生打印自己編寫的教材，綜合設計學生的學習內容。更多的是設計

工作紙，或者是運用教師用書裏面提供的工作紙。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努力，說明教師沒有掉以輕心，每一課都經過自己的理解、消化、綜合、設計、製作。這裏，同樣有一個意義的問題。也許教師深刻思考了，教學的意義，是否也包括設計學生的思想餘地。有時候，教師設計得越細緻，學生越是不需要思考。這裏是進一步的問題：“備課”的意義是什麼？

同理，香港的課堂，很少看到學生提問。在課堂上，有沒有留出空間，讓學生思考，讓學生質疑，讓學生提出問題？學生提出的問題，可以多元多樣，可以千奇百怪，也可以是出人意表。學生的提問，課堂上學生的交流互動，也許是教師努力的另一個維度。有更深層的意義。

學生每天主要的時間在學校渡過，他們有多少機會需要動腦筋？不動腦筋，又如何領略生活的意義？